

秋分蒔荔熟

程耀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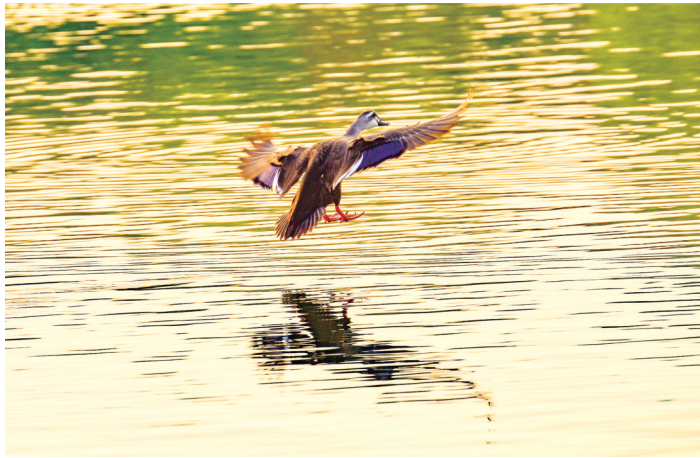
秋瓜的生长

谢光明

秋分这一天，太阳直射赤道，故昼夜均分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称：“（白露）加十五日，斗指酉中绳，故曰秋分雷戒，蛰虫北乡，音比蓂宾。”秋分有三候：雷始收声；蛰虫坏户；水始涸。此时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庄稼人开始“三秋”，四野里丹桂飘香，而在某个不为人知幽僻之处，蒔荔果已悄然成熟。

第一次见到蒔荔果，是在秦岭的沔裕口，深绿色，形若倒置的莲蓬头，点缀在绿叶之中。2003年回到合肥后，听说西郊有蒔荔，便下决心务必找到它。那是一条通往植物园的咽喉地带，路两边都是围墙，围墙上，搭载着各种各样的攀附植物，野蔷薇、葛藟、爬山虎……蒔荔就隐身其中。蒔荔的枝与叶，就品相而言，卑之无甚高论，但它的果子（实为隐头花序）一亮相，人们自然刮目相看，不明就里的人诧异，怎么无花果长在这种树上？认得它的人会说，噢，木莲终于结了出来。木莲是蒔荔果的另一种叫法。

书房里有一部《植物名实图考》，其“卷之二十”第二节即为“木莲”，作者写道：“木莲即蒔荔……俗以其实中子浸汁为凉粉，以解暑。”鲁迅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，写了八种草木，木莲也在其中。蒔荔果六七月间，内空而红，八月中旬，则满腹细籽，籽大如稗子。我一直想尝尝木莲凉粉是什么滋味，但如何用木莲子“浸汁为凉粉”，吴其濬惜字如金，鲁迅亦语焉不详，所以一直未能如愿。幸好某年去六安瓜片的中心产区龙门冲访亲，亲戚姓方，他家后山上多蒔荔，中秋甫过，果熟子满，方家两代主妇，都是做凉粉的高手。见我来了，即刻从后山上摘了一小篮，先把蒔荔硬壳中带黏性的种子取出来，放在细白布袋里，然后浸入凉开水中，不断用手搓揉，种子里所含胶原物质，渐次溶入水中，



倒影 徐群 摄

具不定根。叶二型：营养枝上叶片较小而薄，心形，全缘；生殖枝上叶片较大，卵状椭圆形，全缘，背面具灰色毛，基出叶脉明显。隐头花序，具花序托，单生、腋生，具短花序梗。花小而密集，淡紫色，藏于花序内。瘦果，球形小而聚集。

蒔荔难得一见，然即使没见过蒔荔与蒔荔果实物的人，说不定会在古今诗文中，与蒔荔有过谋面：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蒔荔兮带女萝。（屈原《九歌·山鬼》）；红浸珊瑚短，青悬蒔荔长。（杜甫《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三首》）；想见山阿人，蒔荔若在眼。（谢灵运《从斤竹涧越岭溪行》）；蒔荔依墙，莓苔满地，青楼几处歌声丽。（欧阳修《踏莎行》）；惊风乱飐芙蓉水，密雨斜侵蒔荔墙；泉壑带茅茨，云霞生蒔帷。（钱起《谷口书斋寄杨补阙》）……其中有景，此外有情，都围绕着蒔荔。

蒔荔在《红楼梦》中，也曾露过面。第七十八回宝玉作《芙蓉女儿诔》就有“雨荔秋垣，隔院希闻怨笛”之句，“雨荔秋垣”意谓阵阵秋雨，打在爬满蒔荔的土墙上，将“雨荔”用在祭文里，倒也自然贴切。

吴其濬在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中说：“蒔荔以《楚辞》屡及，诗人入咏遂目为香草。”所谓香草，或为意象，或为符号，不过也可以不拘一格，景应抒情，譬如：“贯蒔荔之落蕊”是借蒔荔喻人格的美好与芳洁；而“千村蒔荔人遗失”所表达的，则是别一番景象了。

“半边音”

周六三

最近在“番茄畅听”上听《红楼梦》。

小学时候就阅读过《红楼梦》连环画，有许多册。初中语文课本有《红楼梦》选节，《薄命女偏逢薄命郎，葫芦僧乱判葫芦案》。语文老师要求每篇课文必须背诵，而且在教室正前方墙壁上张贴一张表格，标注每名学生背诵课文的进度。同学们你追我赶争名次，语文课老师才教到第五课，成绩好的同学已经背诵到第十三四课了，我基本在第一方阵。

背诵《薄命女偏逢薄命郎，葫芦僧乱判葫芦案》这一课时，遇到了麻烦。课文中有这一句：“薛蟠已拜见过贾政，贾琏又引着拜见了贾赦、贾珍等。”贾赦的“赦”字是个陌生字，怎么念？家境困难，买不起字典，全班只有两个家境好的同学有新华字典。识字主要靠老师课堂教学，如果在课余时间阅读课外书，基本就是囫圇吞枣，胡乱编个读音就越过去了。

喜欢阅读课外书的同学总结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念半边音，比如鲲鹏的“鲲”字，念半边音“昆”就对了，再比如纨绔子弟的“纨”念“丸”。同学见面打招呼，互相取笑对方为“半字先生”。也不是所有的生僻字都可以念半边音，就比如纨绔子弟的“纨”，不能念“夸”，蒔葭苍苍的“蒔”可以念蒔，“葭”应念“家”，但我一直把蒔葭念为“蒔霞”，工作以后才矫正过来。

蒔葭这样的生僻字，有半边字可以寻找读音，但是

碰到一些冷僻字，那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比如郑人买履的“履”字，怎么念？拆开履字，分别为尸、人、复，念哪个音，似乎都不对，没办法，糊弄过去算了，反正知道“履”是鞋子的意思。

小学的时候，四大名著我完整地阅读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，《红楼梦》断续地看过几本连环画，《三国演义》到初中才接触到。

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是半文言文，作为小学生的我，阅读起来挺费劲，但是这不可怕，每句文字前后连起来，大致知道意思。可怕的是在阅读过程中不断遇到不认识的字，真的是抓耳挠腮，手足无措，茫然然或念半边字，或大致理解个意思，囫圇吞枣过去了。

《西游记》第四回《官封弼马心何足，名注齐天意未宁》，书中写道：正在欢饮之间，猴王忽停杯问曰：我这‘弼马温’是个什么官衔？弼马温的“弼”字怎么念？没有字典查阅，就念半边字吧，念“弓”肯定不对，那就念“百”吧。

喜欢阅读课外书的学生不止我一人，我们就这样“糊涂”“懵懂”地“啃”了这些名著，真正的囫圇吞枣。但这种阅读方式却给我们不少文学的启蒙。这种启蒙也成为一生的营养。后来，我仍然念过一些“半边音”，觉察之后，当然有惭愧和不安。人不可能不犯错，但如果犯错之后毫无愧疚，不是脸皮厚，就是心肠黑。

入秋后，走进皖南一个高山古村落，遇见一队城里来的学生。学生们叽叽喳喳地跟着老师，一边听老师讲解古村的历史，一边好奇地在村子里转，大家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不一会儿，队伍安静了，学生们支起画架，在画板上对着青石板小巷画起来。走近看，有几个同学在认真地画着一个屋顶上的大南瓜。

每次走进偏僻的农村，总能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发现一些美和趣事，人与自然互相映衬，和谐相处的画面时常可见。刚刚，在不远的小山坡，我看见菜园地里，一棵落光叶子的柿子树上，挂着几个红扑扑的柿子，像一个个闪烁的红灯笼，给静谧的山村带来一份热闹的气氛，连空气都弥漫着甜酱的味道，既勾人食欲又增添山乡的田园景色。农村人喜欢留一些红柿子在树上，到了冬天也不摘，万物萧条，红柿如焰成为乡村最经典的景色之一。农民是土地的艺术师，他们用锄头描绘乡村风景，抒写生命的色彩。

温柔的斜阳里，屋顶上的老南瓜憨态可掬，像一位敦实而淳朴的老人，静静地蹲坐在瓦片上，望着我和写生的同学们。南瓜的檐下藤蔓已经枯萎，有一截是断的，悬挂在空中，干瘪的叶子在风中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瓦上南瓜，一边低到尘埃，一边高到脱俗，俨然是一首诗，一幅画。我纳闷的是，已经成熟的南瓜，主人却将它留在外面，任凭日晒雨淋，为什么不早点摘回家呢？

我在一户农家的篱笆内，又看见几个白白胖胖的冬瓜横在菜园里，看起来也已经成熟。冬瓜的主人正用一把草刀，将那些枯藤烂叶收拾起来，放在一小堆篝火里焚烧，“毕毕剥剥”呛人的烟火里，一个个冬瓜显得越发的精神饱满。我好奇地问冬瓜的主人：“这些成熟的冬瓜，为什么不拿回家？”主人笑呵呵地说，“别看它们脱离赖以生长的藤，其实它们还没有成熟，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向内生长，才能真正成熟。”

向内生长？原来秋后的瓜果，如冬瓜，南瓜，个子和体量看起来已经很粗壮，不再需要向外诉求，借助外在的藤蔓获取营养，可是它们的种子并没有成熟，还需要一个向内生长的过程。在向内成长的过程中，它们身裹一层坚硬的外壳，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，在黑暗中继续完善自我的品质，用甘美的瓢汁滋养满怀希望的种子，培养种子感知春天和光明的能力。真是成长无止境。当种子饱满，有力量了，在漫长的冬夜，抱定静待花开的信念，才算走向成熟。

